

## 傾斜

我總忘不了送別祖父時，走在我前方的你的背影——右側肩膀微微傾斜垮下，連帶使身體重心失衡，步行時總不能克制要向右側偏去，待你發現自己偏離送葬隊伍的中軸，這才重行調整動線。那一路上，族親或急或緩走走停停，你則不斷重複傾斜、離心、調整的動作，以至終點。

父親，那是我第一次如此專注而長時觀視你的背影。那樣不斷岔出「正軌」的行止，彷彿你的人生腳註，而其實，傾斜——許久以來已成爲你被我觀看的方式。

葬禮結束後，我返校，你轉身回到你的安靜裡，我們嘗試各自重拾平日的節奏，以爲一切可以如常。不久，接到你住院的消息，我在趕至醫院的路程中，揣想著你的手術，也思及，我與你的過去，現在，未來。

•

仰望。從你的簽名開始。

最初是小學的家庭聯絡簿，班導師規定每天都得拿給家長簽名，不能蓋印章替代，以免學生造假。當時，找你簽字，對我來說是每日最大的課題，也是一種榮耀。我是那麼崇拜你的字，行筆點畫潔淨秀麗，每天讓學校老師看到你的字，多麼令我驕傲。有時你回家晚了，母親想要代簽，但我怎樣也不肯，堅持等你；偏偏你回家的時間愈來愈晚，甚至徹夜不歸。我只好拿出薄紙描摹，屏氣凝神萬般虔敬，每一筆，每一畫；許久之後，我總算成功了，寫下近乎和你一模一樣的字跡。我既喜且憂。爲能擁有和你相同的技藝而喜，卻也明確感知到孤兒般的心酸。

你知我夜行怕鬼，即使是半夜從臥室到洗手間那麼短的距離，只要我敲門喊喚，你總願意陪我一起。舊家二樓走廊盡頭的紗門幾度自動開闔，更加坐實我的猜度與恐懼。於是你一手拿起木棍，一手牽著我，躡足前進。那一刻，我真實感受到你對我的愛。

你因爲一次醉酒車禍而行動不便。賦閒在家療養時找出紙筆，要我仔細觀察如何懸腕運筆。後來，你握住我手，教我習字臨帖，那是記憶中少有的與你親近的時刻。我用力握緊筆管在「水寫紙」上臨摹顏楷，九宮格太大而我下筆太慢，總在最後一筆完成前，原先寫好的筆劃幾已消失難辨。我是那麼急切地想學習你、模仿你，卻屢屢徒勞。我心想，等長大些，也許就能將筆握得更牢；又或許，你將我的手抓得更緊些，我也就能有自信寫得更好。

我想不起你何時開始酗酒嗜賭，只隱約記得某個深夜，我讓母親載著，其時小鎮早已闌黑闌靜，我們沿著中山中正民族民權路全然不管紅燈綠燈狂飆，只想快快找到你。夜裡的城鎮什麼也沒有什麼也看不見，只能張耳細聽，在每一傳出麻將聲喝酒划拳聲的地方停車探看。至小鎮邊界，已是我們能力所及最遠處，我一句話也說不出口而母親更沉默。那麼多條寬仄街路彷彿死去一般。

雷同的情節不斷上演，有時是更深的夜晚，大醉酩酊的你顛簸進家門，吐了一地穢物；有時則是早上拉開鐵門赫然看見你俯臥騎樓，手上猶捏著一把鑰匙。我邊拉你起身邊探問，幾時回來的？車子呢？

你說車子停在家裡。

哪個家？你的家明明在這裡啊。

我好像找回一個父親，旋即又失去了。

我其實更想問問你，爲什麼爲什麼，爲什麼讓我看見這些又爲什麼你把日子過得這麼狼狽，往後我該怎麼向你學？弟弟們該怎麼向你學？對你而言，經營一個家是太過沉重的負荷嗎？你真正的匱缺在哪裡，爲什麼非得依賴這樣的方式避世貪歡？

關於你的許多事，都只是聽說，聽母親姑母叔父或隔壁的阿香姨說。他們說你生性怠懶光出一張嘴指使人，上至阿公下至尪姑，所有人自工廠一趟趟推車運送煤炭球給訂購者，只有你陪著阿祖端坐廳堂撥算盤計營收；他們說你冷漠不苟言笑，兄弟手足都不願意與你親近。

是因爲這些緣故嗎？你從未被視爲家族長子，重大決策無人徵詢意見，因爲難以戒除的賭性使你在牌桌內外輸掉所有掌聲。或者，你的少言寡歡、身曲如弓，毋寧是一種指控與迴避的姿態，如括弧般隔開了自身與常軌，就連人夫人父的角色也少了幾分像，則我該如何將你當作生命中的參考座標？

那年夏天，爲了售屋抵債我們遷出舊居，搬入向親戚借來的公寓裡。入厝那天，你呼朋引伴忙裡忙外，儼然喜事一樁。我感到可恥，對你，也對自己，我心底竟然也有著和你類近的遷住新屋的喜悅。筵席間，我想起，小弟出生後，一家五口共乘五十 C.C.偉士牌摩托車，只爲了圓滿我想去夜市吃宵夜的心願。我和弟弟們被你與母親夾擠在中間，張臂環緊你的大腹肚，那麼擁擠的空間卻能讓一家人緊緊擁抱，我們都笑得好開心。

一家人在一起，何難之有，一個擁抱就夠了。

但隨著你時醒時醉，我時或和你狠吵，雙方呼來嘯去後，我撫著紅腫的臉發誓一輩子不跟你說話。清醒後的你，買回許多禮物無言示好，卻又在下一回昏聩之際，掄起拳頭找我和母親出氣。漸漸的，我已不想也不再仰望你，改用一種傲慢的盛氣責怪你，以眼神，以話語，用很大的音量或很長的沉默，用各種你感受

得到的方式。

此後，我們再也難於溝通，你不了解我，我也不愛聽你說的。我毫不相讓振振有詞，都是你錯了你欠我一個家。我心底曾有過的對你的小小寄望，成了一株缺水的蒼白植物，無力無氣的飄搖。

•

見我走入病房，你幾乎是從床上驚嚇坐起，訥訥的說了句：「怎麼有空來？」我從你臉上，讀到一種極不熟悉的神情，那時單純地以為，或許是不捨。於今回想，在不捨之外可能還包含了更微細的，寂寞。我毫無預期你會在我面前洩漏那樣的心緒，當下只能別開眼。

我把剛買來的周刊和亞培安素遞給你。我們早已慣於用嗔怨方式彼此傳達心意，如此粗糙的互動實在令人不無傷感。

然後，我想起你翻遍辭典與易經為我取的名字。也想起小學時，上整天課的中午，站在校門口大榕樹下等待接我回家用餐的身影。

想起高中時，某天，我已款整完畢準備出門搭校車，而你仍熟睡。我在你房門外揚聲說來不及了該出門了，你睡，我自己走。側耳聽見你用乍然驚醒但睡意猶酣的聲音對我說，等我一下，騎車載你去。我答，外面正下雨，我自己走。揹上背包，加重踏步聲量，開門快走離去。但是我曾猶豫數秒鐘，到底繼續等你或不？我心裡缺乏你一定會追上我的確信。最後，在抵達公車站牌前，你終於趕上，我故作不情願坐上你的車，雨還在下，我們都來不及穿雨衣。

看著病床上的你，突然驚覺這些年來我是如此難以抑制地與你擯抗，我試著猜想你未曾輕易透露的、無告的諸多苦受，忍不住臆測，你事事淡漠以對，是否帶有某種自我保護的防衛。或許是因為，「在乎」非但不能使你的意見獲得採納，反而更加意識到自身處境的困窘與難堪。是這樣吧，因為害怕面對乾脆不去面對，那樣的迴避姿態適合藏躲與療傷。

等你喝完高鈣液，我問，再喝一瓶嗎？醫生說你一整天沒進食。你說，不要了那味道不好。口臭隨著你的話語逸出，我突然意識到我們已有許久不曾近距離交談了。為什麼會變成這樣呢？我到底想向你需索什麼？希望你如何償還？是一個家，一個理想父親，抑或是一份道歉；或者，其實是我該給予你什麼？是一間房子，一個懂事的女兒，抑或是一份道歉？

生命裡有許多感受會被放大，卻也有許多細節輕易被忽視。在父與女的角色扮演上，我們彼此確曾演繹失衡，你疏於人父之職，我也對你過分苛責。有時怨懟的萌芽只是一次齟齬，一回意氣用事，一些無法言說的什麼，有時，則來自以

爲回應愈強烈愈能反證對方果真愧於我的曲折心思。累次的爭執和傷害言語，促使往昔輕盈的相處時光像字跡逐漸褪去的水寫紙一樣，終至於徒剩空白。而今，難平的忘卻的記憶猶新的種種都已經過去，那麼以後呢？以後我們將如何敘說還那麼久那麼長的下一回合故事？

看見你的右手留有一圈白，那是平日戴錶而未經日曬處，餘外的手腕其它部位不知何時已在日照下變得黝黑粗礪。一種嗒然若失的感覺忽然襲來。

我故作輕鬆試圖沖淡拘謹的氣氛，語氣誇張地說了句：「老爸，你喝酒喝到動脈病變、心血管阻塞，再喝我就不理你了喔。」

「不喝了，再也不喝了。」你倒也答得乾脆。

•

那是種奇異的微妙對比，你曾經失去父親、房子、健康，與發言權，但我如今得到一個新生之父、重建的親子關係，與決定權。

去年夏天，我們搬入貸款買來的新居，飄盪的心總算有了安定感。我拿出計算機對你說，我和弟弟每人每月繳一萬二，十年後這間房子就完全屬於我們囉。

你不置可否：怎樣都好，我沒意見。

後來，我才知道，你真的不再表示任何意見。

不需仰賴鬧鐘，你固定在清晨五點起床，開窗靠在比你頸部高一點的陽台左右顧盼，確定四下無人走動後，往外啐一口痰。你的一天算是正式開始。然後，你拿起掃帚拖把打掃所有房間，出門上早市備齊一天的菜飯。從不間斷。我始終想不明白，之於你，承擔你以前從來不願承擔的家事，那究竟是一種儀式，或心生愧疚後的彌補償還？

窗台上盈滿綠光，是你買回來的大小盆景。萬年青招財，龍柏擋煞，金錢草在葫蘆形的瓶口盛放，至於那兩盆繫滿蝴蝶結彩緞的桔樹，你說是買一送一的特價品，熱天時候買比過年更划算。

我心一放，便覺安穩。

此後你喝茶時總不忘爲那一方綠意留下半杯水。潑水的手揚起又放下，染上光影，一點又一點，很好看。

我經常思索回憶，那些年月，在你被我以傾斜的方式觀看時，你都是以何種心理接受那樣的視線，又以怎樣的視線回望我呢？

又或許，真正傾斜的，是我們彼此的迂迴理解與對待。